

黃嘉音

心理治疗文集

主 编 王祖承 俞承谋

副主编 潘祥根 范庭卫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心理咨询师
心理治疗文集

心理治疗文集

王德林 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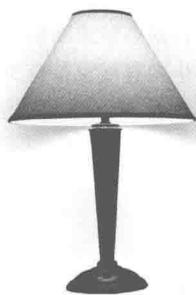


桂林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GUILIN UNIVERSITY OF ELECTRONIC TECHNOLOGY PRESS

黃嘉音

心理治疗文集



主 编 王祖承 俞承谋
副主编 潘祥根 范庭卫



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PRESS

内容提要

本书为纪念中国心理学专家黄嘉音老师而编写的文集,其中包括了黄嘉音先生与栗宗华先生一起所著的“轻性精神病”,心理治疗相关的论著;《一个自认为是皇后的女孩》《儿童心理病态防治案例》《儿童行为反常精神治疗实例》《打针吃药治不好的病》等。虽然书中内容难免带有 50 年代的特点与时代烙印,但书中的许多观点及方法即使在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黄嘉音心理治疗文集/王祖承,俞承谋主编. —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5
ISBN 978-7-313-13645-9

I. ①黄… II. ①王… ②俞… III. ①精神疗法—文集 IV. ①R749.05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93108 号

黄嘉音心理治疗文集

主 编:王祖承 俞承谋

出版发行: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

邮政编码:200030

出 版 人:韩建民

印 制: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mm×960 mm 1/16

字 数:289 千字

版 次: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书 号:ISBN 978-7-313-13645-9/R

定 价:58.00 元

地 址:上海市番禺路 951 号

电 话:021-64071208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张:18

印 次: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告读者: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质量科联系

联系电话:0512-52219025

序 一

读了黄嘉音先生文集里的论著后，我听到从自己内心发出的一个声音：“黄嘉音先生是一个值得写入中国心理治疗历史的人。”

我第一次听到“黄嘉音”这个名字以及他的书，是钟友彬先生推荐的。那是19世纪80年代初期，我的导师——著名的临床心理学家陈仲庚先生对我说，要学心理治疗，你一定要去钟大夫那里。钟友彬先生那时基于心理分析疗法的基本原理，经过多年心理治疗的探索与实践，正认真总结临床经验，逐步发展有中国特色的“认识领悟疗法”。他当时已经具有全国性的影响。我遵照陈先生的意见去了钟大夫所在的首都钢铁公司医院精神科，在那里，钟大夫做心理治疗，我跟诊；钟大夫吃饭及难得的闲暇时，我和他的弟子谭玉慈、张坚学及其他同行一起讨论“认识领悟治疗”和一般心理治疗的原理、效果、起作用的因素等。那时钟大夫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你要去看看黄嘉音先生的书，而且几次提到黄先生的《一个自认为是皇后的女孩》这本书。我之后去了北京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图书馆寻找，但仅找到两本黄先生的书《儿童心理病态防治案例》和《儿童行为反常精神治疗实例》，至于黄先生与栗宗华先生合著的《一个自认为是皇后的女孩》，则只见图书馆的目录上有，且原书遗失，无法借阅。其后若干年，某次到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出差，曾请那里的老师到精神卫生中心的图书室寻找，也未曾如愿。

本以为此书再无缘得见了，没有想到几十年后的今天，它静静地出现在黄嘉音先生的文集之中。一种欣悦浅浅地浮现，似乎又回到钟友彬先生朴素的诊室，沉浸在他与同事讨论时思想的碰撞和智慧的闪现的情境中。



我利用 2014 年 10 月中旬去澳门开会之机会,在飞机上、在酒店中,一页一页地读完了《一个自认为是皇后的女孩》这一论著。我读的过程中又有一阵欣喜,感叹历史原来是有一种看不见的线索,将一粒粒看似散漫的珍珠串联了起来——因为我在书中隐隐约约看到了钟友彬先生创立认识领悟疗法中一些方法的原型。这是不是钟友彬先生当初要我去看这本书的初衷呢?或者钟友彬先生更希望我从书中学习到什么?

二

本文集包括了黄嘉音先生与栗宗华先生一起所著的《轻性精神病》,黄先生自己撰写的《心理卫生》;心理治疗相关的论著:《一个自认为是皇后的女孩》、《儿童心理病态防治案例》、《儿童行为反常精神治疗实例》、《打针吃药治不好的病》;对其心理治疗工作的总结性论著《心理治疗三百例》,以及包括《人格缺陷检查表》等在内的 7 篇发表在杂志上的文章。这些论著基本上都是 1950—1952 年期间发表的,而且大多是由黄嘉音先生与其亲友一起创立的家出版社所出版。

在此文集中,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些对成年的病人及儿童和其照顾者进行心理治疗干预的论著。

《一个自认为是皇后的女孩》描述了一个早期其父亲酗酒且离异再娶,上学后学校所有人都认为她很笨,情绪低落,逐渐变得不敢自己走路,曾经尝试过自杀,经常躲在“白日梦”里,幻想着自己是皇后的 24 岁未婚女性“陆秀兰”(化名)的完整心理治疗案例。此书中栗宗华先生与黄嘉音先生一起对陆秀兰共进行了 28 次治疗,最后达到良好的疗效。

从这个案例的治疗,我们可以看到建国初期中国心理治疗的状况。从书中的描述推测,栗先生与黄先生应该读过弗洛伊德、荣格等国外心理治疗,特别是心理分析著名人物的书籍,是否接受过有关的培训则不得而知。他们经过自己的分析与思考,决定“采纳过去精神病学和变态心理学中各家的精华,应用到中国的社会环境中中和中国的病人身上来……凡是我们所认为合适的,合理的,有事实作根据的,同时是病人所能够接受的,对病人的病情能有所帮助的,我们就把它采用了。”(见《一个自认为是皇后的女孩》)此外,黄先生也努力学习新的思想,例如以辩证唯物论的观点看心理治疗(见《心理治疗三百例》序),努力将巴甫洛夫学说运用于对病人的心理治疗之中。

除了对成人的治疗,黄先生也做了大量的儿童心理治疗工作,特别重视家庭教育,父母对儿童心理成长的作用。这些在《儿童心理病态防治案例》、《儿童行为反常精神治疗实例》两篇论著中有很好的反映。

他在心理治疗过程中有对病人儿童期创伤的解释,有对梦的解析,也有对病人的心理教育、动机的激发、正性的强化等,这些仍是当今心理治疗中可以见到的技术方法的运用。干预中也有要求病人完成的“作业”,例如每个病人都要写出自己的自传,包括对自己精神疾病或心理问题的描述;病人也要撰写自己改变状况的日记。黄先生在心理治疗中重视与病人之间的信任与合作,重视个体早期与重要他人的关系,注重考察个体的经历与人格特点的关系,生活事件对其症状或问题发生的影响等方面的工作,强调要按照病人的情形实施治疗。虽然在干预过程中某些治疗的观点或方法也有可商榷之处,而且也难免带有 50 年代的特点与时代烙印,但书中的许多观点及方法即使是在几十年之后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按照黄先生在《心理治疗三百例》中的总结,他所进行的心理治疗,涉及各类精神疾病,也包括不同的心理问题。对这些病人及儿童所做的心理治疗,很有效果。在 300 例中,158 例仅做了 1~3 次的治疗,其效果不明;其余 142 例“大有进步”者占 55%，“略有进步”者占 32.4%，“未有进步”者占 12.6%(见《心理治疗三百例》);可见治疗的疗效明显。他在当时已经对所做的心理治疗进行比较系统的对比和研究,总结治疗经验,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此外,他还将心理治疗中病人的人格缺陷进行了总结归纳,编制了人格缺陷检查表(见期刊《家》1952 年 4 月号文章《介绍人格缺陷检查表》),要求病人填写,表明他已经关注到了人格障碍与轻性精神疾病及心理问题的关系,准备进行更深入的探讨。

我没有看到过黄先生的生平介绍,没有见到过他的照片,但“文如其人”。我从他的论著和工作中看到了一个对心理治疗勇于探索、热情执着,而又勤奋努力、充满智慧的人。他不是一个精神科医生,但在粟宗华医生(后来曾任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的鼓励和支持之下,获得当时上海市人民政府卫生局的批准,在当时的上海虹桥疗养院(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前身之一)以一个“心理治疗工作者”的身份从事心理治疗工作。当时“国内做这种工作的人极少”(见《心理治疗三百例》序),其遇到的阻力想来也是不少的。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从 1949 年至 1952 年,他做了大量的心理治疗工作(300 例总结中最多的一例做了



58次心理治疗,见《心理治疗三百例》),有时在星期日也预约了病人做治疗(见《一个自认为是皇后的女孩》),工作卓有成效;且工作之余笔耕不辍,发表了不少文章及论著,真正令人感佩。

可惜的是,1952年之后,再也没有见到黄先生的任何关于心理治疗的论著了。是个人原因,或是当时的政治因素所致?抑或是两者都有?假设黄先生的心理治疗工作能够一直做下去,中国的心理治疗发展情形会如何?历史常常以这样意想不到的方式令人感叹与遐想。

三

封尘在历史中的珍珠,总是由有心人去发现和挖掘出来的。在这里,我要提及使此论文集能够出版付梓的两位老先生。一位是北京的俞承谋先生,一位是上海的王祖承先生。

我和俞承谋先生相识,大约是在1990年的某个专业会议上。因我个性的被动,如果没有特别的事情,并不会主动和他人联系与交往。谁知俞先生工整手书的贺年卡竟每每在年初春节之前飘然而至,令我这个晚辈心生惭愧,赶紧回复。一年年下来,我总会暗自思忖,老先生究竟为何对我礼遇至此呢?

在2004年的一次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会议中,他主动找我交谈,我才知道,他读过我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最初于1989年在光明日报出版社出版,后经修改于1994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一书。

俞先生早年在上海长大,因家中与粟宗华医生一家人相熟,所以见到过黄嘉音先生。俞先生在北京的中国生理学会任职,但对心理咨询很有兴趣。他在我的《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一书中读到写的中国心理治疗历史发展的阶段划分部分,发现在1949—1965年启动阶段中我简单介绍了黄嘉音先生的工作,他很高兴,也因此开始有意识去做收集黄先生论著的工作。

2013年上半年,在他为黄嘉音先生文集出版一事联系我时,我才了解到,他对这件事是真正用心去做的。他利用去上海出差与探亲的机会多次泡在上海的图书馆里,仔细地寻找黄嘉音先生的论著,并复制下来。功夫不负有心人,从这一册黄嘉音先生文集中所有的文献里,读者可以看到他所付出辛劳的成果。而且就在今年,俞先生还为出版这一文集亲赴上海联系接洽出版事宜。

黄嘉音先生文集能够付梓出版,也是与王祖承先生的默默奉献分不开的。

王先生 1998~2001 年曾任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院长,2001 年后一直担任上海精神卫生质量控制中心主任。他本人是精神科医生,曾赴日本研修,引入了日本的“内观疗法”。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担任领导职务时,一直积极促进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在上海的开展,同时十分注重培养心理治疗人才。他退休后组织了离退休人员的沙龙,且勤奋笔耕,为许多刊物撰写了大量集科普性与趣味性皆高的文章;他同时还负责编辑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内部刊物《心理健康与心理咨询》,为心理咨询与治疗,为精神科的发展一直做着不懈努力。

当王先生听说黄嘉音先生文集需要寻找出版社,需要支持后立即答应承担这一重任。加之他文字与编辑的深厚功底,责无旁贷地担当了主编重任。我深知,他本可以推脱此事,但他没有推脱;而承担意味着投入:找多家出版社交涉出版事宜,找人将繁体字、竖排版的原著全部录入为电子版,校对、编辑以及各种与出版相关的繁杂琐事,他都亲历亲为。而这一切都是王先生,一位罹患了多种癌症,经历过 6 次手术的患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中默默完成的。

俞先生和王先生为文集出版所做的努力,他们所付出的时间、精力和心血,我们难以量化;我曾想过也许有人会问,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出版这个文集有意义吗?这样的问题,也许更适合留给读者去思考,留给历史去回答。

由于俞先生和王先生等人的努力,黄嘉音先生的文集将很快会在上海出版。我在想,黄先生当年的论著均在上海发表,他所做的心理治疗工作都是在上海虹桥疗养院精神科(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前身之一)进行的,而文集的主编有上海精神卫生中心的前任院长,黄嘉音先生如果知道,他在会天上作何感想?

钱铭怡

理学博士

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心理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心理学会临床与咨询心理学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2014 年 10 月 19 日构思于澳门

2014 年 11 月 2 日完成于北京

序 二

2015 年是黄嘉音先生,我国早年的心理卫生学专家诞生 101 周年。

2014 年,王祖承教授约稿,一起为隔代前辈致敬。没有更多的资料,只有从王教授简明的年谱介绍中靠近黄先生。

与黄先生相隔的何止是岁月,亦隔着天差地别的生活工作环境和学术价值体系。不会变的是人心的感受,是如日月横亘古今的如如之心。

心理治疗技术中最重要的技术是 Empathy(共情)。读王教授文字,眼前浮现的是黄嘉音先生学贯中西、才华横溢、自觉天责在肩、深沉历行的优秀学人形象,他是其当代的文化名人和杰出科普作家,更是中国心理卫生事业最早的倡导者和宣传者。

清晰无疑的是,他拥有敏感、深在、高贵的灵魂。

命运的灾难起于,当年他提出建议“要开设‘心理治疗诊所’,以应付日益增多的精神病人”,被打成右派。后被遣送到宁夏改造。之后,很快就去世了。

只有 48 岁。

斗转星移,沧桑巨变。

当年前辈预测的专业发展如今已成现实。当下中国全社会的共识:人人需要心理健康,没有心理健康就不是真正的健康。

21 世纪初,上海率全国之先,出台精神卫生条例。目前,已有《中国精神卫生法》。今年,上海完成了精神卫生条例的修订,进一步明确了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的管理规范,政府主导建设精神卫生服务体系,保障全民心理健康。

这一切的发展,未离开黄老先生当年的预测,他却为之付出了生命。

谢谢王教授及俞教授能够把这几乎被历史洪流湮没的史实呈现世人。我辈当格外珍惜今天事业发展的机遇,明了肩上的责任。



众所周知,心理治疗是不断走入细节:澄清、面对、诠释和修通的过程。

历史上发生的大事件,有很多细节,需要走进去。需要一个学科,数代学人科学、坚定地走进去,化出来,促进国人人格的成长成熟。这是中国在经济发
展领先世界后必不可少的一环。

事业始于黄先生或更早的前辈。同道们砥砺前行,不忘初衷,方得始终。
是为序。

肖泽萍

医学博士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主任医师

2015年7月1日

前言 一

——本书的出版过程和体会

我在上海学习时，与精神病学家栗宗华教授的次子栗葆初是高中同校、同班、同宿舍寄宿的同学，来往甚密。后来栗医生和栗太太邀我给他们本家的侄儿和侄女当过家庭教师，于是跟他们一家都熟悉了。我因学习比较用功，生活调理不好，得过轻度的神经衰弱。由于同学之便，请栗宗华医生看过病，栗医生又把在心理治疗方面的得力助手黄嘉音先生介绍给我晤谈。我去过上海市虹桥疗养院的精神科，也到过黄嘉音工作的病房小楼。他们还邀我参加他们在星期日上午组织的同类型病人的座谈交流会（相当于集体治疗）。我还帮黄嘉音先生创办的家出版社做过点事，也当了《家》杂志的通讯员，写过一些公立、国营托幼机构的报导，逐渐地与黄嘉音先生和他的夫人朱绮也熟悉了。在这一段时间，我常去栗宗华家，也常去黄嘉音家，并常留下吃饭，因而对这两位先生的事业、家庭成员、日常生活等了解颇多，尤其钦佩他们二人的事业心，为社会服务的责任心，以及极其高尚的品德。在上海时，我身边就有栗宗华、陶菊隐合著的《精神病学概论》和栗宗华、黄嘉音合著的《一个自认为是皇后的女孩》及多本《家》杂志。栗葆初同学还及时跟我讲过著名影星周璇来沪请栗医生治疗的情况。后来我到北京工作，在一个重点中学任生物教师和专职校医时，栗宗华医生和夫人乘赴京出差工作之便，还特地找到学校来看我，我深受感动。总之，我对栗宗华教授的精神病治疗工作和黄嘉音先生的心理治疗工作，在 20 世纪 50 年代初已有所知晓。

来北京在文教系统当教师和校医时，我对心理学和心理治疗仍感兴趣。尤其是在北京心理卫生协会担任副秘书长和自己专门学习了心理学硕士课程后，更提高了自己的水平。当我第一次看到北京大学心理学系钱铭怡教授的专著《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1994 年 5 月北京大学出版社版），在第一章的第三节心



理咨询与心理治疗在我国的发展状况中,把新中国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的发展分为四个阶段:1949—1965年是启动阶段,1966—1977年是空白阶段,1978—1986年是准备阶段,1987年以后是初步发展阶段。书中写出黄嘉音先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主要活动人物,做过许多工作,并有不少著作出版。钱铭怡教授指出“黄嘉音先生的工作,在当时的中国意义重大”,“但他的著作,当前很难找到原书了”。当时我想,黄嘉音先生应是新中国心理治疗史中的重要人物之一,我曾经有过他著的单行本书和《家》杂志上的文章,可是现在手头只有《精神病学概论》(粟宗华、陶菊隐著,1951年5月,中华书局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一本完整的精神病学专著。其中,黄嘉音写了轻性精神病和心理卫生内容)一书了。但我相信,出于我对他的了解,我又是在上海长大,有可能会收集到他的著作。尤其是2004年8月我参加在北京医科大学会议中心召开的中国心理卫生协会第三届心理治疗与心理咨询专业委员会学术会议期间,见到同时开会的肖泽萍院长(她时任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院长,粟宗华教授任第一任院长)和北京大学的钱铭怡教授,谈及我们要共同寻找黄嘉音的著作,并进行整理,更增强了我们的信心。往后,于2004年12月22日在上海精神卫生中心召开“粟宗华教授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前后,我在10月和12月两次去上海,由肖泽萍院长介绍我与前院党委书记李培正教授和前主任医师贾谊诚教授详谈,他们提供了很多资料。我也去上海图书馆查找资料,又专门去南京与黄先生的夫人朱绮详谈。回北京后又到北京图书馆(现名国家图书馆)找资料。资料找全后,我与钱铭怡教授商谈如何出版事宜。钱教授说找上海的王祖承教授能得到最重要和最实在的帮助。王祖承是肖泽萍之前的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院长,他也有些了解黄嘉音先生,很乐意做这方面的工作。从此,钱铭怡、王祖承、俞承谋三人一拍即合地推进了出版工作的进程。王祖承教授对传承和开发精神医学学科相关文化遗产,以及对他所了解的有社会影响和教育意义的人物给予极大的关心和热心,已写出很多篇人物事迹,给了我们极为宝贵的资料。这次他又为出版黄嘉音心理治疗文集奔波忙碌,联系出版社。他建议把黄嘉音原著的直排、繁体字版式组织人员打印成横排、简体字版式,并选择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请他们进一步加工出版。这前前后后都是王祖承教授联系的。这样一位老领导、老学者还孜孜不倦地在“第一线”做许多有益社会的工作,值得我们学习和敬佩。后来,他和钱铭怡教授联系到苏州大学研究心理学史的学者范庭卫,他还联系到江苏吴江精神

康复医院的潘祥根院长,他们都热心黄嘉音著作的出版,并愿意在以后再做些交流工作。

我们体会到祖国优秀的传统科学文化一定要努力去继承,也体会到认真做事才会有好的质量,更体会到各种事业,包括文化卫生事业,要大家努力和得到广泛的支持和帮助才能做成功。

我们虽然尽力而为,但本书出版后一定会发现还有不够完善的地方。

敬请各界学者和读者指正和帮助我们改进,谢谢!

俞承谋

2015年7月

前言二 才华横溢但命运 多舛的心理卫生学先驱

——记黄嘉音先生

在 20 世纪 30~50 年代,中国心理学家黄嘉音闻名遐迩。他著述颇丰,渐渐影响着当下的人们。可以说,现今 80 岁以上的知识人士,都知晓黄嘉音先生及其“西风”系列杂志和书刊。尤其是在心理卫生学知识的普及和介绍方面,他更是独树一帜。我们作为心理卫生的专业人士,在回顾、追踪往事时,都要提到黄嘉音先生其人其事,这值得我们去深深地怀念。这次我们设法整理黄嘉音先生在生前撰写并公开发表的有关心理卫生科普资料、重读这些内容时,还是觉得很有启发。在此,特介绍他的一些生平情况。

一、黄嘉音简历

黄嘉音(1913. 1. 31—1961. 1. 8,享年 48 岁),福建晋江潘湖人。青年时代(20 世纪 30 年代,1933—1937 年)就读上海圣约翰大学历史系,兼修心理学、新闻学,英文功底深厚。他善文能画,故造成他博学多能的才华。

1936 年,他与胞兄黄嘉德(后任大学外文系教授)、胞弟黄嘉谟(后任编剧)及林语堂合办西风社,自任主编兼发行人,出版“西风”系列杂志,包括《西风月刊》、《西风副刊》、《西风精华》三种。

1946—1953 年,他经营家出版社,任《家》月刊主编兼发行人。其间并兼任《大美晚报》副刊编辑、上海《申报》副刊的“自由谈”编辑。

1951 年,他加入上海翻译工作者协会。

1954—1958 年,他进入上海文化出版社任编辑兼第五编辑室主任,又兼任上海《文化报》副刊彩色版编辑。



1956年他在上海参加“民盟”民主党派组织，也做了几天上海政协列席代表。在1957年“大鸣大放”政治运动期间，他提议开设“心理治疗所”，以便可以治疗日益增多的精神病患者，由此被划为“右派分子”。

1958年9月，响应支边建设大西北，奔赴宁夏，在固县黑城农校，因当地生活环境恶劣，他抑郁成疾。

1961年1月8日，去世于大西北，英年早逝。

1980年平反，恢复名誉。

二、黄嘉音其人其事

关于黄嘉音的材料，散布多处，但零碎而不成系统。现汇集有关资料以充实其人生轨迹。

(1) 黄嘉音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这是一所美国基督教会办的大学。他有三位兄弟，黄嘉德是教授，研究过肖伯纳，1952年调山东大学任外文系教授。

(2) 他创办《西风》杂志，是和他的几个兄长一起经营的。宗旨是“翻译西洋杂志精华，介绍欧美人生社会”。取材广泛、内容详实，兼具趣味性、知识性，抗战时曾风行大后方，堪称“老少咸宜，雅俗共赏”。他写稿时使用笔名黄诗林。1949年，《西风》停刊。

(3) 他去大西北时，为了充实当地的文化层次，还特地带了两大卡车的东西，包括一架斯特劳斯牌的三角大钢琴。一开始他在六盘山区的固原地区教小学，学生们常到他家里去玩。学生们乱弹琴，把他的钢琴弄坏，他去阻止，学生回家哭诉家长。他随之再下放至乡间农舍，钢琴也不属于他了。

(4) 1959年，黄嘉音在大西北时，曾在某学校里担任代课老师教美术课，后因“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食粮减少，师生都没力气上课，学校就把美术课撤销，他就改任学校的用品保管员，兼作上下课的“打钟员”（用大小如喇嘛僧人念经时的小钟）。但他工作中不论事情大与小，都很认真负责、一丝不苟。

(5) 和他一起工作的，还有他的夫人朱绮（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毕业），平时不多言语，但非常认真，学生都很佩服他们夫妻二人。在19世纪60年代中期，据说朱绮还捐了3万元给国家，支持“抗美援朝”，其举动震惊当地，大家都“目瞪口呆”。

呆”。尤其是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有如此举动,真令人佩服。

(6) 他和后来成为著名漫画家的华君武是挚友(他比华年长2岁)。华把他当作哥哥看待,常在一起谈论读书和人生,并说“人人都该为社会发一分光”。在1936—1937年期间,他向华君武推荐斯诺的《西行漫记》,并支持华赴陕北革命根据地施展才能,为此资助他一笔不菲的路费,他还特地请唐纳写推荐信。唐纳又据此分别写推荐信给当时的周恩来、博古、王明。华君武于1937年10月到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时,将推荐信交给了李克农,李又转推荐至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终于使华君武走上了革命之路。华以后深情地回忆说,“我最终走上革命的道路,黄嘉音给予我很大的帮助。我是把他当作人生知己的。”

(7) 他的“右派”成因

据文字材料的简单介绍,1956年他在上海参加“民主同盟”的民主党派。其后,提出建议“要开设“心理治疗诊所”,以应付日益增多的精神病人。但以后不久就成为“右派””。也许,从当时的政治气候环境而言,他提出此建议是不相宜的。

在1958年的《大众医学》杂志上,当时由上海5位著名神经精神科专家联名写了一篇批判文章,题为《驳斥黄嘉音的精神治疗》,可想而知他所处的状况。

(8) 黄嘉音之死

他是如何去世的,一直是个谜,至今不明。

有消息说,黄嘉音在青石峡农场死了。

三、有关“西风”系列

有关为何要使用“西风”这个名称,我至今仍未找出源头、动因。我推测是“西风东渐”之意,意指学习欧美西方国家的先进文化内涵。从以后所刊出的文章内容及相关人员的评论文章来看,也是围绕英美杂志的特色,翻译有关文章,具有趣味及知识并重、展示生活状态、对现实生活不取激烈批判、面向青年为主的特点,作者也都是英美留学生,其中的漫画也多摘自英美的连环漫画,如英国的《笨拙》(Punch)和美国的《纽约客》(New Yorker)杂志里的漫画,但数量不是很多,所介绍的漫画家也有限。